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yellow line-art illustration. In the upper left, there are stalks of grain. In the lower left and center, there is a large,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pumpkins, gourds, and corn cobs. In the upper right, a tractor is depicted pulling a piece of farm machinery across a field.

合作化使 農村变了样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版者的話

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中，農村的面貌正在日新月異地改變着。合作化使農村變了樣，把過去窮困落后的面貌改變得煥然一新了。這是新事情，是鼓舞人心的大事。

這本書彙編了發表在各地報紙上的十二篇文章，分別介紹了黑龍江、河北、浙江、江蘇、山東、福建、吉林、四川、安徽等地區農村的新面貌。這些文章概括地說明了各地農業合作化運動大發展的情景，反映了這一階段農村經濟深刻的變化；讀者可以從這裡看到今天新農村的輪廓。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飛快進展，鞭策着各個部門的工作去適應農村新的需要。

反映農村新面貌的材料很多，我們在選擇時盡量照顧了地區的廣泛性。

一九五六年一月

目 錄

一个合作化區的生產新面貌·····	申昌淳(1)
合作化改变了五公鄉的面貌·····	文 英 達 仁(4)
農業合作化改变着福安地區的面貌·····	曾毓秋(9)
合作化鄉里的見聞·····	仲 鏗 林 奔(16)
不是冬天是春天·····	陶 鈍(21)
融和鄉在集体富裕的道路上前進·····	陈克乾(25)
合作化改变了苏家壠村的貧窮面貌·····	李祥仁(28)
合作社改造了懶漢·····	教 (31)
給鰥寡孤弱戶开辟了幸福的道路·····	王昭鉞 鄭兆南(35)
一个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的村莊·····	李也平(39)
我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雷光荣(42)
山莊新气象·····	李傳勝(46)

一个合作化区的生产新面貌

申 昌 淳

松花江畔基本上合作化了的黑龙江省桦川县建国区正在向着大生产进军。十月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正在收割庄稼；集体农庄的土地勘察队队员从早到晚都在辽阔的原野上勘察土地；农庄放牧场的設計員設計着來年放牧场的方案；养魚員積極准备清理养魚池；國家水利灌溉站的設計員也在設計明年擴建、新建工程方案；拖拉机手忙着为农庄開墾一望無边的荒地。

建国区開展農業合作化运动已经有六年的历史了。一九五〇年这里开始试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年，我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星火集体农庄就在这里诞生了。人们看到这个集体农庄所显示的优越性，深刻地了解到合作化的好处，因此日益倾向合作化。一九五三年这里出现了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高潮，全区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今年春耕前，全区已有了六个集体农庄和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入庄的农户达到全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七，其中参加六个集体农庄的农户佔全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在國家的扶助下，这些农庄和合作社的机械化耕作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耕种的三千二百六十二公顷水田，百分之八十实行了机械化耕作。还在一九五〇年，这里就建立了一个农业机械拖拉机站和一个电气化的灌溉站。现在，拖拉机站拥有八十八台拖拉机（每台按十五馬力計算）和一台联合收割机，每年能耕地一万公顷左右。灌

溉站拥有一千三百馬力的电动机和四台抽水机，每年能灌溉四千五百公頃左右。此外，六个農莊和二十七个社还設有二百五十馬力的电动机制米机和两个日產六千斤大米的馬力制米厂。星火、邱少云等集体農莊和愛國等十多个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脫谷工作完全是电气化的。全區農民的三千六百多公頃水田全部是用电力灌溉的。

随着合作化和机械化的發展，莊員和社員們的勞動效率也不断提高。据調查，農民入莊后勞動效率一般比入莊前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左右。星火集体農莊的一百三十个莊員在沒有入莊的時候，每年勞動日平均只有一百一十七个，入莊头一年就提高到一百九十个，入莊三年以后已提高到二百二十多个。从前每个男勞動力耕种的水田最多不超过十五畝，現在已增加到二十五畝。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力量也日漸增長起來，單是六个集体農莊已經積累起來的公有財產就達七十萬元以上。根据最近的統計，六个農莊和二十七个社一九五六年用於擴大生產的資金可達到三十二万七千多元。这是本區歷史上從來沒有过的事。各農莊和各社配合机械化耕作，在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上進行水稻旱直播，並施用化学肥料，增施基肥，推廣淺水灌溉，合理密植，保證全苗，因此大大提高了產量。全區三千六百多公頃水田平均每公頃產量已達九千多斤，比沒有合作社的時候平均每公頃多收三千多斤。全區最高的產量一公頃收一万六千斤以上。

但是，这样的生產成績，並沒有滿足人們進一步擴大生產的要求，莊員們和社員們還有很大的生產潛力沒有發揮出來。据不完全统计，全區六个農莊和二十七个社全年約有六万四千多个剩余勞動日，可用來耕种八百公頃土地。各莊各社的畜牧業还落后於農業生產的發展。这种情况說明，这个合作化區的生

產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在中共建國區委員會的領導下，成立了有各莊各社主任和互助組代表參加的全區全面生產規劃委員會。委員會曾派出勘察隊用一個月的時間對全區的自然條件進行全面的勘察，發現了一千一百多公頃可耕的荒地，八處可利用的養魚池子，三百多公頃可植樹的造林地，三千多公頃可利用的放牧場，能灌溉四百多公頃水田的水利資源，還有三百多公頃旱田可改成水田。這就給擴大生產指出了前進的方向。委員會根據這些自然條件和現有耕地的技術改革情況，已經初步制定一九五六年擴大生產的計劃，並按照各莊各社的生產資金、勞動潛力、機械化條件等方面的情況，規劃了明年擴大生產的內容。按照規劃：全區將擴大八百五十公頃水田，用各莊各社的八萬元資金興修一處能灌溉四百多公頃稻田的水利工程；星火等五個集體農莊聯合建設一處能放牧七千只豬、五百多头牛、一百五十多匹馬的畜牧場；由各莊各社建設每年可產十五万多斤魚的養魚場八處。實現這一計劃，共可增加收入九十多万元。各村黨支部和規劃委員會的委員發動本村的農莊、社、組普遍討論了這個計劃，並制定了各村的規劃。現在各農莊、社、組為實現生產的規劃，已開始行動了。秋季整修的八處小型水利工程已經完成了；各農莊各社踴躍地添車買馬，僅星火集體農莊就已經買進二十五匹馬，燎原集體農莊用兩萬元資金增設了電力裝備。人們滿懷信心地指望明年將是這個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的區的生產迅速躍進的一年。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解放日報”）

合作化改变了五公鄉的面貌

文 英 達 仁

秋收中的五公鄉充滿了緊張和歡樂的空氣：收割的莊稼像山一樣地堆在村邊的十個谷場上；河北省第一拖拉機站的脫谷機，日夜不停地在幫助五公鄉農業生產合作社脫谷；二百多名婦女在村北的六百多畝棉花地裡趕摘棉花；花生、薯類等晚秋作物長得也很好，正待收割。另外，這個社種冬麥的工作也開始了，三十多輛送糞的騾馬大車，川流不息地行駛在通往各耕作區的大道上，拖拉機也開始耕麥地了。

五公鄉流傳着這樣一首歌謠：“一塊磚頭難壘牆，一根椽條難蓋房；單幹常常不夠吃，合作社裡有餘糧。”這是這個鄉的農民的切身體驗。五公鄉是河北省饒陽縣最早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地方，五公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就是著名的勞動模範耿長鎖。全鄉四百二十六戶人家已有四百一十九戶加入了這個社。今年全社的四千多畝莊稼，除晚玉米受災外，各種作物都能達到或超過原訂的增產計劃。根據秋收分配方案所作的最低估計，全社農業總收入折谷子共二百零八萬多斤，每畝平均收穫四百三十五點三斤，比去年增產百分之三點八。這個產量相當於這個社誕生（一九四四年）以前五公鄉平均每畝產量的百分之二百四十。耕地產量是隨着合作社的發展而上升的。一九四八年，這個社還是十五戶的小社，但社的土地產量已從過去每畝平均一百八十斤增加到二百六十二斤，引起了五公鄉農民的注意。一九五〇年，這個社發展到十七戶，平均產量達到三百三十六

斤。同年，社外寬裕中農、有名的種地能手李亨通的耕地產量才三百斤上下。合作社的增產的事實驚醒了更多的人。到一九五三年，合作社已發展到二百八十七戶，它在這一年的旱、澇、蟲等多種自然災害面前經受了嚴重的考驗，由於它有力量掘井抗旱、排水防澇和使用藥劑除蟲，終於在嚴重的災害下爭得了八成年景，保住了每畝平均產量三百三十七斤的收成。當年，當地一般單幹農民每畝才收一百八十斤左右。這樣一來，全鄉絕大多數農民便完全信服了合作社，當年冬天入社農戶達到三百九十五戶。這時，國家又在這里建立了拖拉機站。一九五四年，這個社的百分之四十的耕地實行了機耕，全社一千三百多塊小塊耕地聯成大片。由於消滅了地界、規劃了道路和統一使用打谷場，因而增加的耕地面積就有一百五十多畝，可增產糧食七萬多斤。這一年，這個社的耕作技術也有很大改進，實行了玉米人工授粉，改進棉花整枝、增加肥料等，使一九五四年平均每畝產量達到四百一十九斤，比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四點三，比周圍村莊的單幹農民增產三成到四成。就在這年冬季，這個社發展到四百一十九戶，佔全鄉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點四。今年，這個社又得了好年景。社員張近仁說：“真是耕地進了農業社，也有了精神了。”

生產逐年發展，社員的收入也就逐年增多。一九五四年，全社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社員增加了收入。今年，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社員增加了收入。根據這個社的第一生產隊的三十八戶社員的調查材料，去年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到一倍以上的有十六戶，增加百分之十到四十的有二十戶，另外兩戶增加收入百分之二。今年，增加收入百分之五十到一倍以上的有二十五戶，其餘都增加百分之十以上。貧農李輝廷入社前每年的農業收入按現在的价格折合為二百多元；入社後，一九五三年收入折合為二

百八十元，一九五四年為三百多元，今年能收入五百三十多元，比入社前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中農喬文記單幹時每年收入折合為二百八十元，一九五三年入社後，當年收入三百二十元，今年可收入四百二十多元，比入社前增加百分之五十。過去社內常年依靠政府救濟或親友幫助維持生活的三十五戶孤寡老弱戶，現在已有二十三戶變成了余糧戶，其餘也都能自給自足了。連孤兒李秀英和李坦子兩家，去年也賣給國家八百斤余糧。合作社生產提高了，社員收入增多了，就有可能以更多的糧、棉、油料支援國家建設。一九五三年，這個社除繳納公糧外，共賣給國家余糧、棉花、花生十七萬二千三百多斤；一九五四年增加到二十六萬五千九百多斤；今年可達到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多斤。

五公鄉原是比較窮苦的農村，現在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農民們有了自己的醫藥社、婦幼保健站、常年民校、圖書館，也有了收音機，還組織了業余劇團。現在，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員家里使用着暖水瓶和手電筒，一般青年男女都穿上了細布衣服、絨衣和球鞋了。過去農村少見的桔子、蘋果、餅乾，現在也成了這裡的暢銷貨了。從今年一月到九月，五公鄉供銷合作社的銷售額已經超過了去年的一倍多，有二萬三千多元；信用部收到的社員存款，也有一萬三千多元。

五公鄉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體社員在為自己的幸福生活奮鬥的過程中，並不是沒有遇到過困難；但是在黨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得到了今天這樣的成績。一九四四年，這個社剛成立時才四戶，這四戶由於組成了合作社才勝利地度過了災荒。第二年有十三戶農民參加進來，但不久又有八戶中農要退出去，這對於當時的合作社是很大的震動，但是九戶貧農堅決地團結在一起幹下去了。當時，社的重要副業紡麻因中農退出沒有原料遇到極大的困難，社長耿長鎖到處借錢買麻，維持了副業生

產。一九五二年，嚴重的旱災和虫害襲來，合作社因為人多（這時是二十五戶）胆子壯，沒有被災害嚇倒。他們日夜澆水和三番五次地同害虫搏鬥，終於戰勝了災害。這一年合作社的莊稼每畝平均收了二百三十七斤，一般單幹農民才收一百斤左右。單幹農民李寬玉說：“人沒有教訓了我，天教訓了我。”他堅決入社了。這年冬天合作社一度擴大到四百零一戶。但那時領導方面却有些人指責合作社“冒進”了，怕太大了辦不好，讓合作社“收縮”。有些中農也說：“小社能增產，辦大社就不一定能多打糧食。”附近村有些地主、富農分子也說：“合作社真是胡鬧。”這樣，在一九五三年春天又退出了一百多戶。但是，這一年三百戶左右的大社仍然辦好了，得到了增產。合作社還幫助社外生產上有困難的三十多家貧農種了地，借給他們種籽、肥料、牲口和農具。秋後，除個別富裕中農外，大部退社戶又重新回到了社里。

辦大社雖然比辦小社複雜得多，但是，能夠學會辦小社，也就能夠學會辦大社。五公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就是因為有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所以辦大社的困難並沒有難住他們，倒是鍛鍊了他們。他們從摸索中得到了計劃管理、包工包產、節約開支和獎勵勞動的經驗。他們還得到了政治工作中的勞動競賽與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相結合的經驗，社里又設立了業餘補習班，並用師傅帶徒弟等辦法大量培養、提拔幹部。現在全社有五十二名初中、高小畢業學生當了會計、技術員、記工員，還培養了一批管委會委員和青年生產隊長。特別最近三年來，他們不僅辦好了自己的社，而且對五公鄉周圍的各兄弟社作了重大的幫助。

現在，五公鄉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只是社員收入年年增長，而且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大量公共財產的能夠爭取更高產量的合作

社。全社已有九十多眼水井和六十八輛水車、一套馬拉農具、二十部七吋步犁、二十架噴霧器、三十三輛大車和一百零三頭牲口。最近國家幫助合作社打的兩眼機井已經完成了，可以多澆地一千畝。這個社計劃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一九五七年，要爭取每畝耕地的平均產量達到六百四十二斤，比今年增產百分之四十七點四八。到那時，全社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折合谷子將達一千八百二十斤，比現在多收五百五十四斤；全社賣給國家的糧、棉、油料要比現在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全社的耕地將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實行機耕機播，部分農作物要用機器收割和脫粒；全社的水澆地要擴大到一千八百多畝；為了增加肥料，全社飼養的豬要等於現在的四倍。到那時，這個社還要在一百八十畝沙荒地上全部栽上果樹，村內三里長的街道兩旁將栽上紫穗槐，村東頭的臭水坑也要變成養鴨池。社里還要增設公共娛樂場所和托兒所。到那時，五公鄉的面貌將變得更加美麗了。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農業合作化改變着福安地區的面貌

會 毓 秋

在東海岸的福建省福安專區，自然條件是很複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是山地。耕地大部分是層層疊疊的梯田。只有很少的地方是山間小塊平原地。自然災害很多：春天澇，夏天旱，夏秋兩季常有台風，隨時都有蟲災，沿海人民還得向海潮作戰，山區人民又為獸害所苦。山區人民是勤勞勇敢的，但他們一直找不到通向富裕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春天，福安地區的共產黨組織領導農民試辦了十四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大部分社都增了產。有三個社雖然受了嚴重旱災，但也比社外農民少減產。從此，福安專區的人民開始看到了幸福的前途。一九五四年發展到一百一十個社，到秋季絕大部分社又都比社外農民增產了。柘榮縣黃柏鄉四個社每畝田平均增產二成二，九個常年互助組每畝平均增產一成六，五個臨時互助組平均增產一成二。農業合作社產量高的事實，吸引了更多的農民走到合作化的路上來。一九五四年秋到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區已有了一千六百六十六個社。入社農戶有四萬一千三百一十五戶。全區七百七十三個鄉中，有五百六十二個鄉有了農業合作社。今年農業合作社春收作物又是空前的丰收，合作化的發展正在改變着大地的面貌和人們的思想。

第一次長出了小麥

周寧縣東山鄉是個被許多山坡圍繞着的山鄉。這個鄉從來

不種小麥；可是今年這鄉農業合作社的土地上第一次長出了金黃的小麥。社員們用麥子磨面過了端午節。他們看見這珍珠似的麥粒，都忍不住讚嘆起來，社員陳其浦說：“毛主席給我們想的辦法好，辦了社，黃土變黃金，過去不種東西的山園地也種出小麥來了。”這個山區解放前受到嚴重的糟蹋，勞動力缺乏，地種得很粗糙，有不少田園被拋荒。老年人說：“這地方地瘦人窮，種不出甚麼好東西來。”農民怕肥料不夠，連秧田都不種作物，水田一年種一季稻穀，旱地一年種一季甘薯，冬天就閑着不種甚麼。去年冬天，人民政府號召農民多種一季作物。農業合作社專為這事開了會，打算利用冬閑的山園地種五十畝小麥。種麥最主要的困難是缺肥料，要種五十畝地就得五百多担肥料。山地里要積點山灰、草灰，就得跑上二三里地。秋收后要收甘薯，晒甘薯干，如果要冬種，又要積肥，而且這些活都要搶在晴天做，這樣，勞力就有困難。單門獨戶的農家是無法克服這種困難的。農業合作社卻可以合理使用勞力，困難也就容易克服了。他們留一部分人收甘薯，抽出一些人種麥，再抽出一些人積肥，幾種農活穿插進行，終於種了五十畝小麥，結果每畝平均收了八十四斤。差不多頂上了半季稻穀。

由於農業合作社帶頭冬種，加上農業合作社大發展，去冬今春福安專區各縣普遍增加了冬種面積。全區今年春收糧食作物大麥、小麥、蚕豆、豌豆、馬鈴薯等大丰收，共收了三千五百万斤，比去年增產一千一百多万斤，佔全區全年糧食增產任務百分之九十四。油菜也增產了一萬九千多担，比去年增產百分之八十四多。農業合作社的成績最為突出。福安縣十二區冬小麥播種面積全區擴大百分之三十二點八，農業合作社卻擴大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七點八；油菜全區擴大了百分之六十六，農業合作社卻擴大了百分之三百七十六點二；大麥全區擴大了百分之十一，農

業合作社却擴大了百分之四百五十；豌豆全區擴大了百分之九十，農業合作社却擴大了百分之二百六十四點四。因為農業合作社對春收作物田間管理好，單位面積產量也比一般農民高。

山村七月谷進倉

福安縣樓下鄉是個山村，從來都是種的單季稻。前兩年聽說一個農場試種了連作稻，好多人不相信。去年春天劉奶佑互助組想試種一點。要種就先得改良土質。他們想改良王瑞喜的一畝三分田。一計算：吃飯除外，光工資就要四元八角，大家心都冷了。組員劉立春說：“現錢要這麼多，哪知收成究竟如何？”有的說：“萬一土地不合，沒收成，怎麼辦？”因此，就停下手了。

去年秋天，這個互助組轉成了民進農業合作社，辦法多起來了。社里計劃二十七畝田都要改良土壤，種連作稻。春節期間，社里每天出動了幾十人，給二十七畝土地挑了一千三百多担肥土，上了二十多担綠肥，插上了連作稻。多上了肥，又勤除蟲、除草，全社第一季早稻共收了一百四十四担，平均每畝收了五百二十五斤。比去年種單季稻每畝多收了一百斤左右。社員高興地說：“第一季就收這麼多，加上第二季，每畝要收它九百斤或一千斤。”喜訊傳遍了全村，社外農民也說：“人講台灣稻兩熟，福州六月（夏曆）谷進倉，因為那地是寶地，想不到我們山溝今年也出奇事，農業合作社真有本領。”

今年全專區早稻面積擴大了几千畝，農業合作社擴大的最多。如壽寧和柘榮兩個縣，歷來都是不種早稻的，今年卻種了。壽寧全縣種了二百五十二畝，農業合作社就種了二百二十九畝。柘榮縣全縣種了一百二十七畝，農業合作社就種了九十五畝。像這樣單季改雙季的新事，正不斷地出現在山區里。

从缺粮到余粮

寿寧縣处在高山地帶，当地的農民，用这样的話來形容当地的山高：“車嶺車上天，九嶺过九年。”而地塊又零碎，農民說：“一把秧苗插三坵”，“岩（指田壁）高如山，田小如斗”。耕作的困难是可以想像的。在这一帶，土地很少上肥，又給雨水冲刷，一天天貧瘠下去。种田人不能完全指靠土地，必須出外搞些副業才能糊口。周寧縣等几个山區縣，和寿寧的情况差不多。周寧縣礼門鄉每年只要正月一过，男人們便出門打棕衣，做泥工去了；夏曆四月間回家，耕耙过一遍土，把禾苗下到田，六月底耘一次草，又出門去了，遲的要到年底才回來。像这样种田，每畝平均產量才二百斤多一點；生產出來的糧食年年不夠吃。一九五三年冬天，这个鄉的池園村何德祥互助組十五戶共缺糧十担。一九五四年三月，这个組有十一戶組成了池園農業合作社，情况就变了。他們抽出一部分人到外边搞副業，剩下的在家搞農業，進行土地加工。山地田土只有七寸深，他們組織勞力运進四百多担土，改良了三畝五分田；又多耕耙了一次田地。这年春天，社外農民還沒回家來，社里緊張的春耕生產就開始了。本來山地肥料多是積山灰，其他肥料很少，但成立起農業合作社，力量大了，肥料問題也好解决了。池園社得到國家貸款買了八头黃牛，加上社里原有的四头牛一共有十二头牛，積了九百多担牛糞，又買了許多牛骨、糞干和肥田粉下到田里。工精料厚，莊稼長得十分肥壯。農活不緊的時候，農業合作社又同供銷社訂了合同，買棕片打棕衣，还幫人担挑、做工、制茶。到秋收時把賬一算：副業收入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一成，農業的水稻增產三成一，甘薯增產六成八。原來的缺糧戶都变成了余糧戶，全社共賣了五十五担余糧給國家。山區的其他農業合作社也像池園社一样，正在逐

步做到加工加肥。过去只鋤一遍草，施一次肥。現在許多社都做到了除二遍草，施二次肥。一九五四年全區單季稻田平均每畝不過收二百五十多斤，甘薯收一千斤。但較好的農業合作社單季稻已達到每畝收四百斤，甘薯每畝收四千斤。這就為山區生產的發展做出了榜樣。

開始戰勝了自然災害

自然災害是山區生產的嚴重威脅。因為山林多被砍伐，河床又淺，這些山區在夏季差不多是一雨成澇，天晴即旱。當自然災害突然襲擊的時候，單門獨戶的農民是很難抗拒的。成立起農業合作社抗災就方便多了。

寧德縣石厚鄉后望山，有四十九畝農地，一晴就旱，經常沒收成。農民們想不出好辦法，打算改種松樹。這個鄉的民生農業合作社成立後，找到一條荒廢了三十五年的水渠，發動羣眾在兩天內把它修好了。這條水渠有一尺深，二尺寬，四百多丈長。大家又在渠尾開了一個蓄水池。這樣，三十多畝農地變成了水田，十幾畝靠天水的田再不會斷水了。總計可以增產糧食七千四百多斤。

福安縣水田鄉的地是河灘地，潮水可以達到田邊的大河。潮水來時，河水漲滿，可以車水灌田。但只有在潮水漲滿的時間里可以車水，水位下降就不行了。因此，這段搶水的時間是十分緊張的。前鋒社社長高奶凌說：“過去，車一次潮水，得請兩班人，每人的工資要一塊銀元，每班八人，兩班共十六人，就要十六塊銀元，這誰車得起？所以常常只得看着禾苗活活地旱死。”辦了社，光景就不一樣了。去年逢上秋旱，稻子都孕穗了，這是卡着脖子的旱，種田人都是十分心焦的。但是，前鋒、勝利兩個社的几駕水車不停地响，當大潮到來的時候，他們連夜截潮灌田，

終於把田地搶救回來了。兩個社都增了產。

山區生產的另一個敵人是獸害。山豬、山猴、山雞，經常糟蹋莊稼。山豬在一夜之間，就要糟蹋掉好幾千株甘薯。一九五三年，全區僅獸害就糟蹋了三萬担甘薯的收成。山區的許多農民，夜夜不睡，手里敲着竹器，吹着牛角，防備山豬來侵襲。清剿山豬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耕作同獵獸相矛盾，要經營那麼一小塊土地，就再也抽不出手來獵獸了。組織了農業合作社，矛盾就解決了。福安縣橫林鄉第一農業合作社組織了一個打山豬隊，蓋了十五座看豬樓，在黑夜里看山豬，保莊稼。社里的莊稼就比社外農民的少受損害。因為組織起來捕滅獸害，今年全專區滅獸一千二百多頭，使不少莊稼免受損害。

農忙再不誤茶忙

福安專區是有名的茶葉產區。但是，過去茶葉產量低，質量差。是甚麼東西妨碍着茶葉產量質量的提高呢？主要原因是採茶制茶和農業生產有矛盾，而且制茶的技術性高，要有一定設備。個體農民勞力不足，資金也不足，顧了農業就顧不了茶業。“農業副業齊做好”，這是農民多年來辦不到的事。福安縣嶺路鄉新康農茶生產合作社建社第一年，農民們多年辦不到的事他們就辦到了。這個社共有田三百四十畝，茶園一百四十畝。全社有全、半勞力一百一十多人。辦社後，他們便根據田地遠近和生產需要，劃分了耕作區，社員分成五個生產組，每組配備有制茶技術的二人，有農副業技術的三人。由於勞力統一使用，他們便解決了農忙茶忙的矛盾。社員謝江和有三畝茶園五畝田，去年一個人幹，只顧住了犁田、播種，結果頭春茶只採了百分之二十，今年入社，樣樣都顧到了。同時，統一經營，分工分業，不但有專人負責茶葉的初制和出賣，還動員了四十五個女社員，包干採摘茶